

反对哲学中的 修正主义

普列漢諾夫著

人 民 出 版 社

Г. В. Плеханов
ПРОТИВ ФИЛОСОФСКОГО
РЕВИЗИОНИЗМ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осква, 1935

根据苏联国家社会经济出版社1935年版译出

反对哲学中的修正主义

〔俄〕普列汉诺夫著

刘若水译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东总布胡同1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1号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850×1168 公厘 $\frac{1}{32}$ ·印张 $14\frac{1}{4}$ ·插页2·字数309,000

1957年3月第1版

1957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29,000 定价7.150元

统一书号2001·80

校对者：盛振雷等

俄文版編者的話

在1898—1902年的一個時期，格·瓦·普列漢諾夫在“新時代”上和“曙光”上連續發表了一些反對埃·伯恩施坦、康拉德·斯密特和彼·司徒盧威的論文。

這些論文被收入“對我們的批評者的批評”文集中（聖彼得堡，1906年）。在為這一文集所作的序言中，普列漢諾夫寫道：“這本集子中所收的主要是‘對我們的批評者的批評’的論文。他們都是一些特種的批評者。他們思想上以為，或者至少是口頭上硬說，他們自己在許多方面都是離他們所探討的學說很近的。他們就是伯恩施坦、彼·司徒盧威、康拉德·斯密特諸先生。”

“對我們的批評者的批評”集中有一些論文曾刊載在“捍衛革命的馬克思主義”集（莫斯科，1922年）中，後又被全部收入“格·瓦·普列漢諾夫全集”的第十一卷（國家出版社，1923年和1928年版）中。

這本論文集所收的是發表在他的全集第十一卷中的全部論文，但該卷中所載的一些書評除外。

除“對我們的批評者的批評”中的論文外，這本論文集中還收入了普列漢諾夫的“戰鬥唯物主義”，這是回答波格丹諾夫先生的。在反對埃·伯恩施坦和康拉德·斯密特的一系列論文中，還加上了“論馬克思學派中的所謂危機”一文，這篇文章首次刊載於“馬克

思主义史册”(IV,1927年)中。

附錄中載有格·瓦·普列漢諾夫給卡·考茨基的兩封信和給柳·伊·阿克雪里羅德的兩封信,這些信涉及普列漢諾夫同伯恩施坦和康·斯密特的修正主義作鬥爭的一些問題。可惜我們沒有可能把說明格·瓦·普列漢諾夫同西方的伯恩施坦主義和俄國的經濟主義作鬥爭的全部材料提供出來,這些材料準備載入“格·瓦·普列漢諾夫的未發表的遺著”的第五集中。

這本論文集所載諸文的任務是在顯示普列漢諾夫同哲學中的修正主義作鬥爭的情景。儘管普列漢諾夫對修正主義的批評有重大的缺點,他的論文即在今天看來也是有意義的。

目 錄

俄文版編者的話·····	1
--------------	---

一 反对伯恩施坦的論文

伯恩施坦与唯物主义·····	7
我們为什么應該感謝他? ·····	24
Cant 反对康德, 或伯恩施坦先生的精神遺囑·····	39
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發展”譯本序言·····	74

二 反对康·斯密特的論文

康拉德·斯密特反对卡尔·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07
唯物主义还是康德主义·····	130
再論唯物主义·····	152
論馬克思学派中的所謂危机·····	160

三 反对司徒盧威的論文

扮演馬克思的社会發展理論的批評者的司徒盧威先生·····	175
論文一·····	175
論文二·····	222
論文三·····	288

四 *Materialismus militans* (战斗唯物主义)

(答波格丹诺夫先生)

第一封信.....	327
第二封信.....	355
第三封信.....	400

附 錄

1. 普列漢諾夫於1898年五月二十日給考茨基的信.....	449
2. 普列漢諾夫於1898年五月三十日給考茨基的信.....	450
3. 普列漢諾夫於1898年五月二十日給柳·伊·阿克雪里 罗德的信.....	452
4. 普列漢諾夫於1899年四月十四日給柳·伊·阿克雪里 罗德的信.....	452

反 对
伯恩施坦的
論 文

伯恩施坦与唯物主义^①

在“新时代”第34期上面，第二次續載了伯恩施坦先生的“社会主义問題”一文。他在那里研究了“現代社会主义具有多少现实性和它够得上多少意識形态”的問題。作者在这一研究中所应用的方法，在我看來是完全不能解决所提出的問題的。所以我在下一篇論文中將对这一方法加以批評。在这里我所感兴趣的是伯恩施坦的“在一定程度內”回到康德的号召。伯恩施坦說：“我在对認識論方面是一个門外漢，我不妄求我就本問題發表的意見会勝过一个門外漢。相反地，我直接傾心於康德，还是得力於康拉德·斯密特在‘前進報’的科学副刊上的一篇論文。”

康拉德·斯密特先生的几行哲学散文推动了伯恩施坦先生，於是他对其他門外漢說：“純粹的或絕對的唯物主义，正和純粹的或絕對的唯心主义一样，是唯灵主义的。虽然是从不同的观点出發，

① 这是普列漢諾夫反对伯恩施坦的第一篇論文，曾刊登在“新时代”（第44期，出版的第16年，1897—1898年合訂本第十一卷）上面；它是對於伯恩施坦發表在“新时代”（第34期，1897—1898年合訂本第十一卷）上面的連載論文“社会主义問題”中的“社会主义的现实成分和意識形态成分”一文的駁斥。

“新时代”的編輯部对普列漢諾夫的論文加了如下的一个註：“我們用这篇文章來开始關於伯恩施坦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問題’的辯論。以后还要繼續發表他答应給我們撰寫的反伯恩施坦的論文。——俄文版編輯部

但兩者都簡單地假定思維和存在是同一的。归根到底，它們的不同只在於表達的方式。新唯物主義者則相反，他們和當代多數最偉大的自然科學家一樣，在原則上堅決擁護康德的觀點。”

這些結論是很有意思的。但是什麼是“純粹的或絕對的唯物主義”呢？伯恩施坦先生對於這一問題沒有回答，他却在附註中引用了一個說得完全“和康德的意思一樣”的“現代”唯物主義者所下的定義：“我們只相信原子”。

顯而易見，據伯恩施坦先生的意見，“純粹的，或絕對的”唯物主義者們是絕不會承認上述定義中的那種思維方式和表達方式的。伯恩施坦的這一理解究竟為哲學史証實到什麼程度，這就是問題之所在。

我們應該把霍爾巴赫歸入哪一類呢？歸入“純粹的”唯物主義者一類呢，還是“不純粹的”唯物主義者一類呢？顯而易見，應該歸入第一類。但是霍爾巴赫關於物質是抱着怎樣的看法呢？

下面的一些話向我們說明了這一點。

“我們不認識任何事物的實質，如果實質是指它的本性而言的話；我們認識物質只憑它給予我們的感覺和觀念；以後我們就根據我們器官的結構來判斷它的好壞。”[⊖]

其次：

“在我們看來，物質就是以某種方式激起我們的外部感覺的東西，我們說各種物質有某些屬性，都是根據它們在我們身上所引起的各種不同的印象或變化。”[⊖]

還有簡短而值得注意的一處：

⊖ “自然體系”，第二卷，第1頁。

⊖ 同上書，第一卷，第28頁。

“我們既不認識物質的實質，也不認識它的真正的本性，不過我們却能根據它如何影響我們來確定它的某些屬性和品質。”^①

現在讓我們看一看另一個唯物主義者，即愛爾維修。物質具有感覺的能力嗎？這是很多十八世紀法國哲學家所研究而且以後還要為我們談到的一個問題。愛爾維修對它的回答是這樣的：“關於這一問題已經爭論很久了。人們只是過了很多時候才開始想到問自己到底爭論的是什麼，才想到給物質一詞下一個比較精確的定義。假使在這一爭論中从一开始就精確地確定物質一詞的意義，那就會認識到，人們可以說就是物質的創造者。”^②我認為，這比“我們只相信原子”的說法要多少清楚一些。

我在我的“唯物主義史論叢”一書中，已經敘述過霍爾巴赫和愛爾維修的哲學思想。所以我不打算再在這裡更詳細地研究這些思想。我只指出一點：在愛爾維修看來，物體只是或許在我們之外存在。他嘲笑“一些哲學的空想”，據他的意見，我們必須“進行觀察，而當觀察需要停止的時候就停止下來，並有勇氣不去探求那還不可能知道的东西”^③。

“自然論”一書的作者羅賓內指出：“我們，按照我們的本性說來，是不能認識事物的實質的；我們不具備任何能認識它的手段。認識實質（des essences）是超出我們能力的範圍的。”^④

在該書的另一處，他說：“靈魂關於它自己的實質，並不比關於其他各種實質所知的為多。它不能深刻理解自己本身，正如不能深

① “自然體系”，第二卷，1781年版，第116頁。

② “精神論”，第一篇，第四章。

③ 參閱“唯物主義史論叢”，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62頁及以下。

④ “自然論”，阿姆斯特丹，1758年，第一卷，第265頁。

刻理解与它相联系的肉体的質量一样，肉体的成長力是它既不能感知也不能看見的。”[⊖] 难道这不是說得完全和康德的意思一样嗎？

現在我們听听拉美特利这个唯物主义哲学的 “enfant perdu”^{*} 的意見，这个以自己的勇敢甚至能嚇倒最勇敢者的人的意見。他說：

“我們不知道而且永远不会知道人和动物的灵魂的實質，正如我們不知道物質和肉体的實質一样。但是，虽然我們關於物質的實質沒有任何的概念，然而，我們仍不得不承認我們的外部感覺在物質中所發現的一些屬性。”[⊖]

拉美特利在他的“各种体系綱要”中批評斯賓諾莎的哲学時寫道：

“我們的靈魂不認識外界的事物；它只知道這些事物的某些个别屬性，這些屬性完全是相對的和抽象的。最后，我們的大部分的感覺或觀念是這樣依賴我們的器官，以致后者如果变化，它們也馬上跟着变化。”

在此，一个最“絕對的”唯物主义者，如我們所看到的，也是說得“完全和康德的意思一样”。看了这一类的声明，再看伯恩施坦先生作为一种完全“新的”东西引証出來的論点：“我們只相信原子”，便觉得它可笑到了極点。

或者，伯恩施坦先生以为恩格斯不知道我們只相信原子吧？应

⊖ “自然論”，第 259 頁。

* 即“迷兵”。

⊖ “拉美特利先生哲学著作集”，阿姆斯特丹，1759年，第一卷，“灵魂論”，第 83、87 頁。

当假定，恩格斯是知道得很清楚的。然而这並不妨碍他和康德哲学斗争，並在“費尔巴哈”一書中寫下如下的几行：“如果德國的新康德主义者力謀复活康德的观点，而英國的不可知論者力謀复活休謨的观点（在那里休謨的观点从沒有死亡过），——虽然理論与实践早已推翻了这两个观点，那末这在科学上就是一个开倒車的运动，而在实践上只是一种暗中偷运唯物主义而当众則加以排斥的羞怯作风。”^①

或者，伯恩施坦先生会反对这段話，說恩格斯自己就沒有理解清楚这是怎样一回事吧？

伯恩施坦先生和恩格斯多年來过从甚密，却没有理解他的哲学。他本來可以从这一偉大思想家的丰富宝藏中用双手發掘出很多东西來的，但是他一直到讀了康拉德·斯密特先生的一篇短小的假哲学論文以后才对哲学問題發生兴趣，才問自己：我的老师的哲学到底是什么哲学呢？而更糟的是，他只了解了康·斯密特先生的二三臆断，就把这一整个哲学都拋到九霄云外了。这是不可信的，但这是事实。这对馬克思恩格斯学派說來是很可悲的！但这对伯恩施坦先生說來是尤其可悲的！

这一“批評家”号召我們“回到康德”，但是不管怎样，我們沒有一点点的意思接受这一忠告。相反地，我們倒要号召他回过头來……研究哲学。

伯恩施坦先生在劝我們“回到康德”时，試圖以登載在“新时代”上面的斯特恩先生的一篇論文“經濟的唯物主义与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为根据。斯特恩先生在哲学領域比伯恩施坦先生强得

① 恩格斯：“費尔巴哈与德國古典哲学的終結”，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版，第22—23頁。

不可以道里計，他的論文是值得我們讀者充分注意的。

同时，伯恩施坦先生是主張“在一定程度內”回到康德的，而斯特恩先生却同我們談斯賓諾莎老人，建議我們回到這一高貴而有天才的犹太人思想家的哲學。這是不同的，而且比伯恩施坦先生的号召合理得多。

實在說來，研究一下馬克思恩格斯的哲學思想和斯賓諾莎的哲學思想之間有沒有什麼共同之點這個問題，是重要而且有意思的。

为了能正确回答這一問題，我們首先須了解斯特恩先生是怎样理解哲學學說的真正實質的。他說：

“古希臘的德謨克利特及其學派，上一世紀的百科全書派，以及現代的卡爾·福格特、路得維格·畢希納等人所代表的自然科學的唯物主義，和馬克思、恩格斯的經濟唯物主義，尽管名字同是叫唯物主義，却是屬於不同的思想領域的兩種不同的理論。前一理論解釋自然，也解釋物質與精神的关系；後一理論解釋歷史，解釋其過程及事變，因此是社會學的理論。”

不完全是這樣。

第一，“百科全書派”的哲學不限於研究物質與精神的关系，相反地，它同時試圖以唯物主義的觀點來解釋歷史①。第二，馬克思、恩格斯不僅在歷史研究領域內是唯物主義者，他們在對於精神與物質間的关系的理解上也是這樣。第三，把“百科全書派”的唯物主義和福格特和畢希納的唯物主義混為一談，是完全錯誤的。這也可以說是“兩種完全不同的理論”。

① 我在我的愛爾維修論中指出過這一點。

斯特恩先生繼續說道：“自然哲學的唯物主義的基本思想是，物質是一種絕對的、永恒存在的东西；一切精神的东西（心理的：感情、感覺、意志、思維）都是物質的產物。物質具有無限的力量（‘Stoff und Kraft’），一般可以把它和運動等量齊觀，因為后者也是永恒的。由於各種力量在動物的複雜機體中的相互作用，在機體里面就發生了精神，精神又隨着有機體的消滅而消失。一切正在發生的事物，包括人的願望和行為在內，都服從因果律的支配，而且依存於物質的原因。”

斯特恩先生就是這樣地來看唯物主義的學說的。他說得對嗎？舉例來說，可不可以把他的這一說明應用於百科全書派的唯物主義呢？

在回答這一問題之前應該指出，一方面，這裏的“百科全書派”這一名詞是完全不精確的，而且是會引起誤解的。絕不是所有的百科全書派都是唯物主義者。另一方面，在十八世紀的法國還有一些唯物主義者沒有在“百科全書”中寫下一個字。我們只須舉出拉美特利作為證明就夠了。

順便說說。在這里，重要的就在於，不論是“百科全書派”的唯物主義者或拉美特利，都沒有承認物質的一切力量都可以歸結為運動。斯特恩先生顯然是為某些人的話弄糊塗了，這些人尽管自己不懂唯物主義史，却又不能不以侈談唯物主義為樂。我們馬上可以最雄辯地證明這點。

這次我們先讓拉美特利發言。

讀者已經知道，拉美特利對物質的看法，是和任何一種“教條主義”有天淵之隔的。但是我們還是要多談談他的哲學。

拉美特利是一個十足的笛卡兒派，而笛卡兒派是能夠認真地

思維並以当时的一切生物学知識來丰富自己的頭腦的。笛卡兒斷言，动物不过是机器，即是說，它們完全沒有所謂心理生活；拉美特利就抓住了笛卡兒的這句話。他說，假使笛卡兒是對的，那末人也不过是机器，因为人和动物沒有任何重大的差別。因此，他的著名的著作就叫作“人是机器”。然而，因为人絕不能沒有心理生活，所以拉美特利便進一步得出結論說动物也是賦有心理生活的。因此，他的另一著作就叫做“动物不止是机器”。而且，拉美特利以為笛卡兒也暗地里持這一見解，“因为整个說來，虽然他也說人与动物之間有重大的差別，但是看來，這不過是一種遁辭，不過是一種玩弄詞句的把戲”。[⊙] 虽然拉美特利確定人是机器，但他絕不是想說，“物質的一切力量，都可以歸結為運動”。相反地，他所想說的完全是另一個意思。他認為思維是物質的屬性之一。他說：“我承認，思維很難與有組織的物質分開，因此我看它就是後者的這種屬性，如像電，運動力，不可滲透性，膨脹性等等一樣。”[⊙]

無疑地，斯特恩先生會根據這點來反駁說：拉美特利認為思維只是有組織的物質的屬性；任何一種唯物主義的致命弱點也就在這裡。他在上述論文中說：“完全不可理解的是，在動物的細胞中，感覺這一心理生活之基本要素怎樣會像手槍的發射一樣突然地出現；必須斷定，即使是無機的物體也有心理，當然是最低限度的、簡單的心理，當我們沿着生物的階梯一級一級地向上攀登的時候，這一心理也就隨着生長並複雜化起來。”這是對的。但是拉美特利也並沒有說出與此相反的話。這裡他只是提出問題，沒有給它以確定的回答。他說：“應當同意，我們還不知道，物質是具有直

⊙ “拉美特利先生哲學著作集”，第十卷，第72頁。

⊙ 同上書，第73頁。

接的感觉能力，还是只具有在有机物体内部变化的影响下獲取感觉的能力。”^①

在“人是植物”中，他用稍許不同的形式表达了自己的思想，这种形式使他的思想更为确定。他說：“在一切生物中，人是最具灵性的（这是理所当然的），而植物却是其中灵性最少的。”这就是“物質有灵”論的全部意义。但是拉美特利拋棄了这一理論，因为植物和礦物的“灵”完全是一种萌芽的东西。他感慨地說：“沒有任何意圖、任何願望、任何情慾、任何邪惡和德性，而且不为操心肉体的需要而煩惱的靈魂才是好的！”

斯特恩先生引証了斯賓諾莎的“倫理學”第二篇中第十三定理的註釋，这个註釋說一切个体（*individua*）都在不同程度上有灵（*quamvis diversis gradibus*）。

讀者現在看出，拉美特利認為有灵的程度是有決定性的意义的。他認為，無灵的东西就是感觉能力不超过一定的最低限度的东西。而假使他說，“思想”是組織的成果，那末他是想說，只有在有机体的“个体”中才看得見比較高級形式的“灵”。

所以我絕對不認為在斯賓諾莎主義和拉美特利的唯物主義之間有任何重大的差異。

“百科全書派”的看法怎样呢？

霍尔巴赫說，我們認為使人与一切其他东西有別的第一个能力，就是“感性”（即感觉——格·普·）。

“不管我們初看起來这一能力是如何不可理解的，但是我們仔細一研究就可以看出，它是自然界的果实和有組織的物体的屬性，

^① “靈魂論”，第六章。在這篇文章里，拉美特利所使用的还是旧術語，後來他就不用它了。